

畫墁集

下
補遺

忘

畫墁集卷六

汾州 張舜民 芸叟 撰

記 表 劄子 墓誌

靜勝齋記

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故爲齋居於堂之東隅南背通道北臨永巷有車馬之往來井市之交易晨蹄夜響怒歌笑言相繼而作於外而聞於其中如是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處也非惟所處之爲然也職亦有之夫法令繁多民犯者眾淺深重輕之際有所未明差

若毫釐則陷平民於有罪生死見之於目慘怛形之於
心俛而深思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安也非惟所職之
爲然也憂亦有之吾君吾相游巖廊之下廟堂之上攬
天下之萬務紛然有不勝理者則禮樂刑政安危治亂
繫之於身將帥之士總師旅之眾奉征伐之事壁壘疆
場兩軍相持必有譎詐之謀閒諜之士以往來疑恐於
其閒則千萬人之性命寓之於一人居斯二者之際苟
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全也故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
所職及其所憂自一室而及天下故曰天下之事非一

不靜則不能勝也齋有喬林脩竹冬榮夏實沂洄漣漪
禽魚萍梗之戲可以悅目經史山積圖畫左右彈琴詠
歌逍遙永日可以樂心居雖不寬裕如也然所謂靜者
其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
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而在乎人不在乎人而在乎平
心也

幽州亭口馬氏復田業記

幽城之西一舍之地涇洛之會同關隴之趾踵有墟曰
亭口卽古所謂幽亭者也有馬氏者實長其聚落然其

產不及中人而常於士之有文行者屈致以禮使其子弟事而學焉當是時馬氏甚得譽於鄉人其學者有曰錫者曰房者於予之齒比肩也一日邑令語予曰宐祿之民無良生齒之籍二萬有畸兄弟同居者止馬氏一家君子由是知馬氏不獨謂之好事而友悌之行有過人者於所居之東有梁山之勝鑿山引水時稻稔開池沼菰蒲芰荷橋約亭館鷗鷺之飛翔龜魚之潛躍春華秋實茂林脩竹回環於數里之間行者止而不去居者樂而忘歸亦莫知其爲江湖之大鄠杜之曲其後予游

宦三十四年以事之涇源再過其處漠然無所覩惟荒
草野田而已詢之居人則曰券數易矣業屢改矣罷於
力役弊於凶年當時青衿子佩之徒或爲兵而徙邊或
爲農而易縣獨生錫者出枯槁憔悴殆不可識相與把
袂歎息而已歲在戊子予再過其處流者滴然溜者淵
然爲苗者茁然爲植者蓊然耕者歌漁者泳柴荆之往
來雞犬之相聞前所謂飛翔潛躍之徒復集於其處恍
然無異於平昔又激水爲磨以紆鄉人之勞伐木爲橋
以利往來之涉生復見予曰錫幸而未死盡力而得之

豈期垂老之年復覩先人之業予曰此亦人生之難也
傳曰農服先疇之畎畝爲國者以復古爲大爲子者以
克家爲難亡而復得墜而復興求之古人亦鮮有矣予
復語生曰頗記與子挾書策走博塞解口而泅掙喉而
歌與樵夫牧子接膝而醉爭席而寢子之心力貌顏方
之當日何如生曰弗如也予曰子之業固已復矣子之
心力貌顏詎可復得耶言之悲夫屢歎而爲之記

房州修城碑陰記

蜀人大抵善詞筆而少吏能眉山任師中嘗與予言吾

蜀前輩有吏能者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然師中之言亦自負爾何公子不及識治平末年予爲岐府掾是時陳公去岐未久竊嘗訪其行事大略馭吏嚴察人不敢欺姦吏不敢欺則良民自安堵矣小大之牘罔不經目小則幕府大則自操筆爲之常屬紙數幅使兩人持其端提筆歷歷書之理法皆備出人意表官吏以此服之是時蘇子瞻登制舉簽判府事實佐公其後子瞻亦自負吏事人或詰之乃曰吾得之陳公也崇寧癸未歲予以罪謫居房陵州隘陋無遊

適之地或乘興登城以縱目獨怪是城矗矗言言而門
觀隍塹一如邊壘皆有法度因念房居深山中土疎匠
苦又安得至此哉久之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是
皇祐中草竊王倫者嘯聚均房閒朝廷自謫籍起陳公
守房陵所爲者迨今六七十年矣且諸邊城始非不工
至六七十年有不圯者乎而茲城獨能如此夫城猶法
也法者政事之所守人亡而守不廢者鮮矣故曰作事
可法皆謂去久之言也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
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

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

四賢堂碑陰記

關梁莅事之三日例見吾孔子於學中旣拜堂下又引而之東西序有偏坐者四焉其禮如見孔子舜民陰怪而問之典謁者曰此所謂四賢堂也敢問賢者爲誰曰司馬遷王通韓愈柳宗元也前守茲土者旣新吾學又取蒲人之有聞於後世者設堂侑之意使天下知蒲州人物之盛且以勉學者予歎曰河東人物自古冠天下

莫尊於舜莫高於伯夷叔齊介之推莫智於百里奚莫
辯於司馬遷莫賢於王通莫富於猗頓莫盛於唐莫衰
於今日至於二裴之功業三薛之學行張說之通才張
巡呂子臧張介然之死節陽城之敢諫王維司空圖之
高雅柳宗元韓愈之文章至於宗楚客裴延齡之險詖
楊國忠妃子之寵遇門閥之家富貴之胄以至於一介
一節之士立身於當時名聞於後世者不可勝數夫何
其盛哉觀其條華之所鎮臨河洛之所經會宜有靈氣
孕奇育粹之不竭如東海之淵泰山之麓其所以爲珠

璣金貝梗楠豫章之貨者於茲出焉又何獨至於今日
空虛索寞寂無人哉且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
忠孝是也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已之童子有
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冉求一賦粟
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爲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爲教者必
責其成材則是四賢者皆成材也苟取其文章而略其
德業則奈何其爲教哉吾欲進裴度張巡陽城而退子
厚以爲六數合於聖人鳴鼓之義而患不能故書其碑
之陰以告在學之徒若後之守土者

代謝衣襖表

冰沙更戍深軫於睿慈袍帶淪恩普延於列校趨承增
激拜服知榮謝中恭惟皇帝陛下衣被羣生覆露四海視
天下以猶己念一夫之予辜坐均安燠之仁遐及疆場
之旅禦寒風之慘勁豈曰無衣泳聖澤之汪洋皆如挾
纊能使枕戈之士永肩衛社之心

賀受玉璽表

太平無象神器有歸照耀大庭鎮安萬國賀中竊以聖人
之大寶曰位王者之受命於天何以傳流致之悠久若

荆山之璞史籀之文螭紐焜煌龍章飛動以世有污隆
之數故物存顯晦之時在昔江左之求今出咸陽之市
唯聖人之在御無羽翼而致前井底土中常有神光之
照夜金繩玉檢行刊舊典以升中此乃伏遇皇帝陛下
德及淵泉化孚比屋修明五事式敘九圍豈期懷糈之
餘親見受釐之盛望蓬萊之伏邈在於雲中求封禪之
書必居於身後

投進使遼錄長城賦劄子

臣近伏蒙聖慈差奉使大遼尋具辭免不獲俞允勘會

昨於元祐九年差充回謝大遼弔祭宣仁聖烈皇后禮
信使出疆往來經涉彼土嘗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記錄
因著爲甲戌使遼錄其始以備私居賓友燕言之助今
偶塵聖選辭不免行因檢括舊牘此書尚在其閒所載
山川井邑道路風俗至於主客之語言龍庭之禮數亦
可以備清閒之覽觀并長城賦一篇涉獵古今兼之風
戒謹繕寫成冊副以縑幙隨狀進呈雖塵瀆睿明雅無
誦訓之學僅得乘輶之略亦所以見臣子區區原隰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之意

太尉張公守約墓銘

公爲涇州守涇民有親在而析居者公未至卽毀券合
居曰無使張閣使來知有此也後有臺而跂者拜於庭
問之曰孤貧無賴有弟貲富未嘗通假貸今遽見收養
甚溫由公之政故來謝遂呼其弟詰之則曰見人言張
閣使獨惡不孝不弟者故爾公曰待我去後復棄兄乎
曰至死不相離也因厚勞遣之

畫墁集卷六